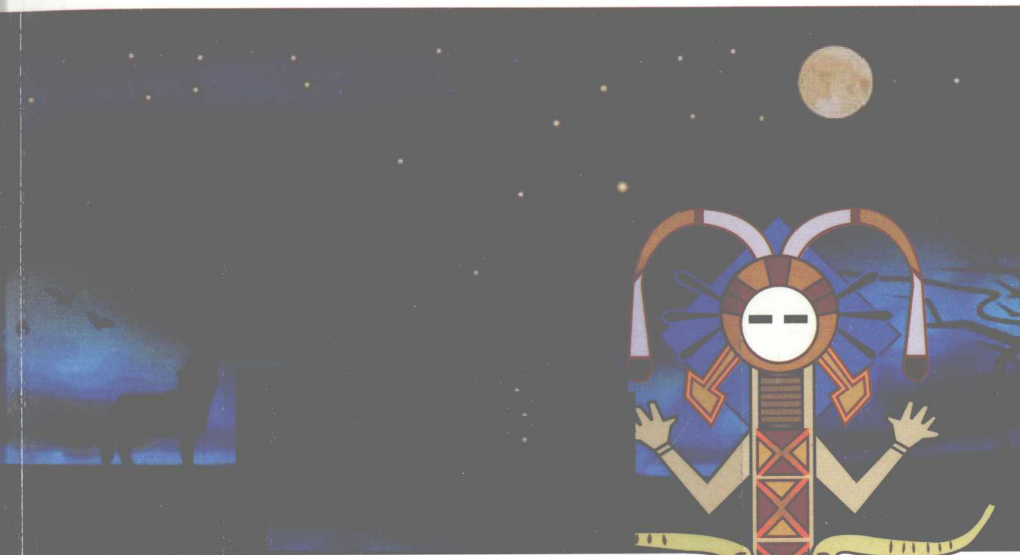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尼·席勒曼作品

狼在等待

COYOTE WAITS

(美) 东尼·席勒曼 著 陈南 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狼在等待

Coyote Waits

(美) 东尼·席勒曼 著

陈 南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在等待 / (美) 席勒曼 (Hillerman, T.) 著; 陈南译. 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 4
ISBN 978 - 7 - 80225 - 897 - 6

I. ①狼… II. ①席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2792 号

COYOTE WAITS

By Tony Hillerman

Copyright © 1990 by Tony Hillerma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- 2006 - 213



狼在等待

(美) 东尼·席勒曼 著; 陈南 译

责任编辑: 赵笑笑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严 冬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136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25 - 897 - 6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东尼·席勒曼

(Tony Hillerman, 1925–2008)

一九二五年，席勒曼出生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圣心市，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从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八这八年期间，年幼的席勒曼在当地的印第安女子寄宿学校接受教育，修女是他的授业老师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嗜读任何书，连城内已废除的修道院里的藏书也被他全部阅览了。

席勒曼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并先后赢得铜星勋章、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。大战期间，席勒曼写给母亲的家书引起了某位记者的注意，进而被刊登报导，并意外地促成他走上了写作之路。退役后，席勒曼重回大学，于一九四八年取得新闻学的学位。毕业后席勒曼先是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几家报社上班，然后在《联合报社》安定了下来。一九五三年，总社派他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非当分社社长。第二年，他就成为了《新墨西哥圣达非报》的总编，而这份差事他一直做到六〇年代中叶。离开新闻界之后，席勒曼在新墨西哥大学担任纷争仲裁员。同时，继续坚持在校深造，并于一九六五年顺利取得英语博士学位。之后，他留在学校担任新闻系的教授和系主任。



六〇年代末期，席勒曼决定给自己的人生来个大转弯：他要把自己对印第安文化的研究，融入到侦探小说的写作中。尽管他的经纪人全力反对，但席勒曼仍然独力完成了原稿的创作和编辑事务，并且找到了愿意出版的出版商。一九七零年，他终于出版了自己的首部侦探小说《祝福之祭》，开创了新颖的印第安风情侦探小说。之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以纳瓦霍部落警察乔·利普霍恩和吉姆·契为主角的侦探小说，他的作品除了有惊险刺激的故事，更能吸引读者去了解纳瓦霍部落的生活形态，并且大胆地谈论了印第安文化与白人价值观之间的种种冲突。他的每个故事都十分新奇，浓郁的印第安部落文化更增添了其神秘度。

这位锲而不舍、耐力十足的作家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各大奖项的青睐。一九七四年他凭借《亡灵舞厅》摘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年度最佳小说奖，一九八七年又凭借《剥皮行者》勇夺最佳西部小说奖。他有两部作品进入美国推理作家协会（MWA）经典百部排行榜，并在该协会评选的最受欢迎侦探小说男作家中，力压柯南·道尔，排名第二。他曾任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会长。在一九九一年，席勒曼终于获得了爱伦坡奖终身大师奖。真正的大师级别。

作品年表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006 | The Shape Shifter |
| 2004 | Skeleton Man |
| 2003 | The Sinister Pig |
| 2002 | The Wailing Wind |
| 1999 | Hunting Badger |
| 1998 | The First Eagle |
| 1996 | The Fallen Man |
| 1993 | Sacred Clowns |
| 1990 | Coyote Waits |
| 1989 | Talking God |
| 1988 | A Thief of Time |
| 1986 | Skinwalkers |
| 1984 | The Ghostway |
| 1982 | The Dark Wind |
| 1980 | People of Darkness |
| 1978 | Listening Woman |
| 1973 | Dance Hall of the Dead |
| 1970 | The Blessing Way |

序

东尼·席勒曼首先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作家。他的作品均建立在一个广袤无边的美丽的背景中，这一背景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，如一篇挽歌式的散文般充满迷幻的力量。阅读他的作品就如同能听到那片神奇土地上的风声，灵魂也会随之升入夜空。

对我而言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瑰宝，书中的每一页都蕴藏着智慧。他的每个故事都像一个睿智的陷阱，设计一个个精巧的诱饵，最终捕获读者。就像书中提到的纳瓦霍狼，一直在等待着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东尼·席勒曼不仅仅是一位作者，他还是位老师。每一位研读过席勒曼作品的人都能从中有所收获，得到启发。所以有很多作者，包括我，都甘心当他的“学生”。

书中我最喜欢的那部分是：警官吉姆·契检查一名死者的衣服口袋，试图找到死者是如何熟练地完成前面提过的一个诡计的。我在读这部分的时候，深切体会到了写推理小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不是故事本身，也不是诡计有多华丽。重要的是办案的人，案子是“他”的，要看“他”怎么处理。

东尼·席勒曼的作品就是这样写的。

迈克尔·康奈利

献给我的内弟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查尔斯·郁森纳，

献给我那几位世界一级棒的邻居——吉姆和玛丽·里斯夫妇，
还有吉恩和杰拉尔德·巴斯塔曼特夫妇。

1

吉姆·契警官一直在纳闷：到底是因为右前轮轮胎有点漏气了，还是那一侧的减震器出了什么问题；也有可能是当初修路的时候，压路工没注意调平压路机叶片，使得路面本身就有点倾斜。反正不管什么原因，巡逻车行驶的时候稍稍有点往右斜，得不时地花点力气去把方向给扳回来，搞得他筋疲力尽的。

突然巡逻车内的无线电接收器发出了一阵模糊的杂音，接着传来了德尔伯特·内兹警官的声音：“……我的车快没油了，我得去‘红岩’那里加点儿高价汽油，不然就得走路回家了。”

“如果你真要去那里加油的话，我建议你最好还是掏自己的腰包算了，”契说，“省得麻烦，还得跟头儿解释你为什么忘了给巡逻车加满油。”

“我想……”内兹还没说完，声音突然没了。

“你那边信号断了，”契大声喊，“我听不到你的声音。”内兹开

的是四十四号警车，出了名的耗油。那辆车的燃油泵好像有点儿毛病，动不动就送去厂里修，但是从来也没彻底修好过。

这会儿无线电接收器算是彻底没声音了。不过车子开起来倒好像好多了，可能不是轮胎漏气的问题，可能是……接收器信号突然又恢复了。

“……当场抓住那个手拿喷漆的狗娘养的混蛋，抓他个现行，”内兹正在喋喋不休地说着，“我敢肯定到时……”突然声音又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又是一片寂静。

“我又听不到了，”契对着麦克风喊，“你那边信号又断了。”

其实这种情况倒是一点也不奇怪。在这个方圆二万五千平方英里大小、被纳瓦霍人^①称作“大瑞兹”的地方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很多地段根本接收不到无线电信号。而此刻契所在的位置——船岩火山塔群、卡日祖山脉和库斯卡山之间，正好就是一个信号盲区地段。契认为这些盲区是由于山脉隔断了信号传输造成的，但也有不同看法。副警长牛仔大许就坚持认为，这跟由那些像教堂一样威严耸立、年代久远、到处都是的火山岩颈形成的磁力作用有关。而老托马西娜则跟他说这是可怕的巫妖搞的鬼。这倒是真的，这片印第安保留地确实因为巫妖充斥而远近闻名。不过，老托马西娜凡事都喜欢怪在巫妖头上，这也是真的。

契又听到了德尔伯特·内兹在讲话，一开始声音非常微弱。“……他的车，”德尔伯特说。（或者他说的是“……他的卡车”？或是“……他的小货车”？德尔伯特·内兹说的到底是什么呢？）突然信号变得清楚多了，听到的是德尔伯特欢快的笑声。“这回终于

^① 纳瓦霍，美国最大的土著部落之一。

要被逮住了。”德尔伯特·内兹说。

契拿起麦克风。“你要去抓谁？”他问道，“要不要帮忙？”

“那个神出鬼没的喷漆狂。”内兹好像是这么说的，至少听上去如此。信号又开始受到干扰了，声音逐渐减弱，直到完全消失无声。

“又听不到了，”契说，“你需要帮助吗？”

通过逐渐减弱的信号，隐约听到内兹好像说了声“不用”。接着，又是一阵笑声。

“那我们在红岩见啦，”契说，“这回该轮到你买单了。”

接收器里一片寂静，没听到任何回答，不过也不需要什么回答。因为通常内兹是从位于窗岩的纳瓦霍部落警察局总部出发，沿着六六六国道在亚塔黑以北一带巡逻；契则是从船岩警察分局出发，沿着六六六国道巡逻，当他们两个会合的时候，经常会坐下来一起喝杯咖啡、聊聊天。今晚在红岩服务站兼邮局、杂货店碰头喝咖啡也是早就约好的，而碰面的地点——红岩，也是他们经常巡逻的地方。契要从比克兰比托往南，沿着亚利桑那州、新墨西哥州边境的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开；内兹则要从六六六国道往西拐到纳瓦霍三十三号路上去，因为纳瓦霍三十三号路是一条柏油公路，路况比较好、比较好开，所以原本应该会比契早到十五分钟左右。但是现在他好像还要去抓个什么人，这样时间就刚好扯平了。

库斯卡山脉上空的云层中不时有闪电掠过，现在契的巡逻车突然不往右斜了，而是开始往左斜了。他想：可能不是轮胎问题，而是那个压路工发现之前压路机的刀片没放平，做了一下调整，结果调整过头，从往右斜变成往左斜了。不过，好在还没严重到坑坑洼洼得像块搓衣板，能把你的腰颠断。

等契开着他那辆巡逻车离开土路，开上纳瓦霍三十三号路时，

已经是黄昏时分了——因为即将到来的雷雨，天黑得比较早。没看到内兹的踪影。事实上，路上根本连个车灯影子也看不到，之前那红艳比的漫天晚霞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契绕过红岩加油站的加油泵，把车停在贸易站后面。在内兹经常停车的地方，没看到他那辆四十四号警车。契仔细检查了一遍他的前轮胎，看上去一切正常，没什么问题。然后他环顾一下四周，那里停着三辆小货车、一辆蓝色的雪佛兰轿车。那辆轿车是贸易站新来的夜班店员，一个漂亮的姑娘的，不过叫什么他想不起来了。内兹到底在哪儿呢？或许那个喷漆破坏狂真的已经被他逮住了，不过也有可能是他那辆老破车的燃油泵这回终于彻底报废了。

贸易站里面也没有内兹。契冲那个在收银机后面看书的女孩点了点头，她回给他一个羞涩的微笑。她到底叫什么来着？希拉？苏希？应该就是诸如此类的名字吧。她是高屋氏的，跟契的慢语部落应该毫无瓜葛，这一点契倒是记得。这可是任何一个单身的纳瓦霍年轻人——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——都具备的一种自动检测功能，遇到吸引自己的人时，都会自发地根据部落错综复杂的亲族关系盘算一遍，以便确定那个人不是自己的远房姐妹或侄女之类的，以免触犯了部落最忌讳的近亲婚配或乱伦之类的禁忌。

玻璃咖啡壶大约三分之二满的样子，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兆头，而且闻起来香极了。他拿起一个五十美分的塑料杯，倒满咖啡，啜了一小口，味道好极了。他又挑了一包夹馅小面包，里面一共两片，表面涂着一层浓浓的巧克力，跟咖啡简直绝配。

他回到收银台前，递给那个高屋氏女孩一张五美元的钞票。

“德尔伯特有没有来过？你记不记得他？矮矮壮壮的，留一点小胡子。一个相当难看的警察。”

“我觉得他挺可爱的。”高屋氏女孩笑着对契说。

“或许是你刚好比较喜欢警察吧？”契回答说。该死的，她到底叫什么？

“也不是都喜欢，”她说，“那也得看是谁。”

“也得看他有没有逮捕你的男朋友，是吧？”契打趣说。她还没结婚，他记得之前德尔伯特跟他说过。（“你干吗不自己花点心思把这些事情搞清楚？”德尔伯特还怪过他，“我还没结婚的时候，对这类重要信息可谓的是了如指掌，问都不用问。要是让我老婆知道我还盘算这些小姑娘，那我可就死定了。”）

“我还没男朋友呢，”高屋氏女孩说，“目前没有。还有，他没来过。德尔伯特今天晚上还没来过。”她咯咯地笑着把钱递给契。“德尔伯特抓住那个岩石喷漆狂了吗？”

契心想自己在那些咯咯笑的年轻姑娘面前，好像已经太老了、有点过时了。但是，她长了一双棕色的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完美的肌肤。而且，很显然她还很懂得如何去展示自己的美。“没准儿他现在就在逮那个家伙呢，”他回答说，“他在无线电通讯器里跟我说起过这件事。”他发现她多找了他一毛钱，可能是因为边笑边算，算错了。“找多了。”契说着把那一毛钱递还给她。“你不知道那些漆是谁喷的？”突然他想起她叫什么名字了，叫雪莉，雪莉·汤普森。

雪莉耸了耸肩，看起来优雅极了。“某个疯子干的吧。”她说。

契也这么觉得。但他还是问道：“为什么说是疯子干的？”

“嗯，只是因为，”雪莉解释说，头一回看上去那么严肃、认真的样子，“你看，除了疯子，谁还会那么无聊跑去把山喷成白色呢？”

严格来说，其实那不算是真正的山。学术上应该称之为火山颈——库斯卡山东面大草原上到处耸立着这样的黑色玄武岩孤丘，黝黑嶙峋。

“没准儿他是想在上面喷一些漂亮的图案，”契说，“你有没有去过那里，近距离地观察过那些图案？”

雪莉浑身打了个哆嗦，“我才不会跑去看呢。”她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尽管心知肚明，但契还是故意这么问。那个地方可能跟当地的一些传说有关——一些可怕的传说。好像是说有人在那里被人杀害了，然后他的噶敌^①就经常在那一带流连、徘徊。再加上那些跟巫术、巫妖有关的乱七八糟的传言，使得那个地方显得更为恐怖。德尔伯特是在西面的库斯卡高地长大的，他说过那座露出地面的孤丘——也可能是附近的另外一座——是传说中“剥皮行者”^②的聚集地，是一个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——也正因为如此，德尔伯特·内兹警官才会那么好奇，想要知道到底是谁那么大胆敢爬到那上头去胡乱涂鸦。

“这件事并不只是荒谬而已，”内兹说过，“其实像那样，在陡峭的岩壁上喷漆，是相当诡异的。因为那可是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方。我不管你是怎么看待巫妖这件事情的，反正没人敢跑去那种地方溜达。不过，你例外，有人见过你去那里，所以他们觉得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剥皮行者。我认为不管是谁，肯定是出于某种原因才这么

① Chindi，纳瓦霍语，音译为“噶敌”。纳瓦霍的宇宙中没有所谓的天堂，纳瓦霍人相信一个人死后，运气好的话会全无知觉；但大部分人会化为恶灵，即噶敌，千百年来在黑暗中散播疾病与邪恶。

② 剥皮行者，在西方关于狼人家族的传说中，一个介于纯种狼人与人类之间的神秘物种，他们行动迅猛，杀人成性，嗜好吸食人类血液，夜空中冉冉升起的血红月亮是他们的象征。

做的，某种特殊的原因。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干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干。”

一个人能有东西让自己执着和着迷，这在契看来不失为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他瞄了一眼自己的手表，德尔伯特现在到底在哪儿呢？

门开了，进来一个中年妇女，头上扎着一块蓝头巾^①。她一边付加油费，一边抱怨该死的油价，然后就开始跟雪莉聊起有人打算在牛康学校举办一个歌舞会。接着又进来两个十几岁的少年，后面又跟着进来一个穿T恤的老头，T恤衫的前胸印着一行大字“DON'T WORRY, BE HAPPY(不要担心，开心点儿)”。然后又进来一个女的，跟雪莉差不多年纪，她开门进来的时候，门外传来轰隆隆的雷声。这两个女孩子凑在一起唧唧喳喳地说笑。契又看了看表。该死的，德尔伯特耽搁得未免也太久了点儿。

契走出贸易站，步入夜色之中。

微风中夹杂着雨的气息。契快步转过墙角，走到黑乎乎的贸易站后面。坐在警车里，他试着用车里的无线电通讯器联络内兹。结果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他急躁地发动汽车引擎，这可一点也不符合他平常的性格。一股莫名的不安油然而生。他拉响警笛，把警灯打开。

刚离开贸易站没几分钟，契就在三十三号路上看到有车灯迎面射过来。他放慢车速，感觉松了口气。可是就在车灯越来越近，就快两车交汇的时候，契却发现那辆车闪着右转指示灯，在他前面朝北拐过去了，而且不是内兹那辆纳瓦霍部落警察局的巡逻车，而是

^① 纳瓦霍已婚妇女通常把头发卷起来，然后用丝线固定住。

一辆破旧的白色的 Jeepster^①。契认得那辆车，车主是一个在船岩高中教书的越南人（或者是柬埔寨人，反正不管是哪儿的，是那个人的就是了）。契的车前灯照到了那个开车人的脸，但只是很短的一瞬间。

这时雨终于下起来了，起初是豆大的雨滴，落在挡风玻璃上啪作响，接着就变成倾盆大雨了。三十三号路路况很不错，路面又宽又平，上面的中央线也是最近刚刷的。但雨实在太大了，雨刮器根本不管用。他只好放慢速度，一边慢慢开，一边听着雨撞击车顶发出的声音。通常，下雨总会给契带来一种欢欣雀跃的感觉——这是生活在干旱地区的人们对雨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。可是眼下这种喜悦却被担心和内疚取代了。内兹肯定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，之前无线信号中断的时候，他就应该立刻赶过去找他的。不过，或许只是自己想太多了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只是汽车故障罢了，又或者是摸黑追捕那个喷漆狂的时候，一不小心脚脖子扭伤了之类的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闪电照亮了他面前的公路，路上积满雨水，空荡荡地泛着白光。闪烁的警灯掠过那片横亘在大草原南面、黝黑嶙峋的玄武岩——也就是那片内兹说的被那个破坏狂喷了漆的岩层。突然又雷声大作，雨势稍稍有些减弱，刮起一阵大风，飕线经过的时候，雨势进一步减弱，但风更大了。契发现右前方好像有灯光，他瞪大眼睛仔细看了看。光是从三十三号路南面一条支线上发出来的，那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，往南穿过山脊，一直通到哥曼老太太居住的牧场。契轻轻松了口气，那可能就是内兹，之前那种内疚和负罪感顿时消失

① 一种概念吉普车。

得无影无踪。

开到岔路口的时候，契放慢车速，顺着那条土路看过去。车大灯发出的光应该是黄色的，而前面传过来的光却是红的，而且还在忽明忽暗地闪烁。是火光！

“哦，上帝！”契不由得大叫一声，一边默默祷告，一边把巡逻车挂到二挡，开进那条泥泞的小路。